

史記

卷七十五之八十九

涵芬樓
影印

史記

卷之六

卷之六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駟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張守節正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

也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

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

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襄齊之

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

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

至三十一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

王東阿南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

文同但齊之威宣二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案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

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紀年云梁惠王三十楚威王聞

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

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以

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

其母竊舉生之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

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

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

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

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爾雅云玄

孫之子爲昆昆孫之子爲仍仍孫之子爲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

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

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短音豎豎縠謂褐衣而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

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而忘公家之事

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

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案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

南陔 諡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 陔音鄒亦音緬陔者城隅也 而文果代立

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

君舍業厚遇之 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策舍立居業也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

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

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

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

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

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

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 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

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

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

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

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 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 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此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 此

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乾隆四年校刊

編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

中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

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

函谷關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

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

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

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

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

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

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

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

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爲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

葉以北以彊韓魏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爲西周謂薛公也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

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

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東國齊徐夷而秦出

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
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
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
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
收邑入舍人官微記姓而畧其名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

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

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王三十四年田

薛甲劫王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

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

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

周最於齊至厚也周最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之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

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周最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

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變謂齊秦合則親弗與又禁天下之變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

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

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

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

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

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

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

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孟嘗襄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

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驩音歡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

驩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

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綆綆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蒯草名音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

綆音放云蒯猴也彈其劍而歌曰長欽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欽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

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

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葺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

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

臣議奉符用反

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

其息

臣與猶還也息猶利也

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

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

臣朝案使亦作技

宜可令收債孟嘗君

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

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

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

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曰殺牛置酒酒酣

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

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

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

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

奉邑少

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于薛也

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

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

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

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踞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

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趨音趨趨音趨趨音趨

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

而不顧

行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

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期物謂入市心

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

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

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
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己遣之幾爲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

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臣照

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爲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勝式證反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

城

徐廣曰屬清河今貝州武城縣也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蹇者樂散行汲

蹇

蹇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蹇音同蹇蹇也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蹇者至平原君

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

癰之病

徐廣曰癰音隆病也音呂宮反罷癰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

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蹇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

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

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

笑蹇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蹇者美人頭自造門

進覺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相傾以待士

徐廣曰一作得

秦之圍邯鄲

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

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

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

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

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

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

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

穎也脫吐活反

非特其末見而

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

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

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

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

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

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

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烏故反惡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

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諸侯以犬及犴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

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

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

相與歃此血於堂下所甲反公等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

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

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

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天子所重也毛先生

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

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